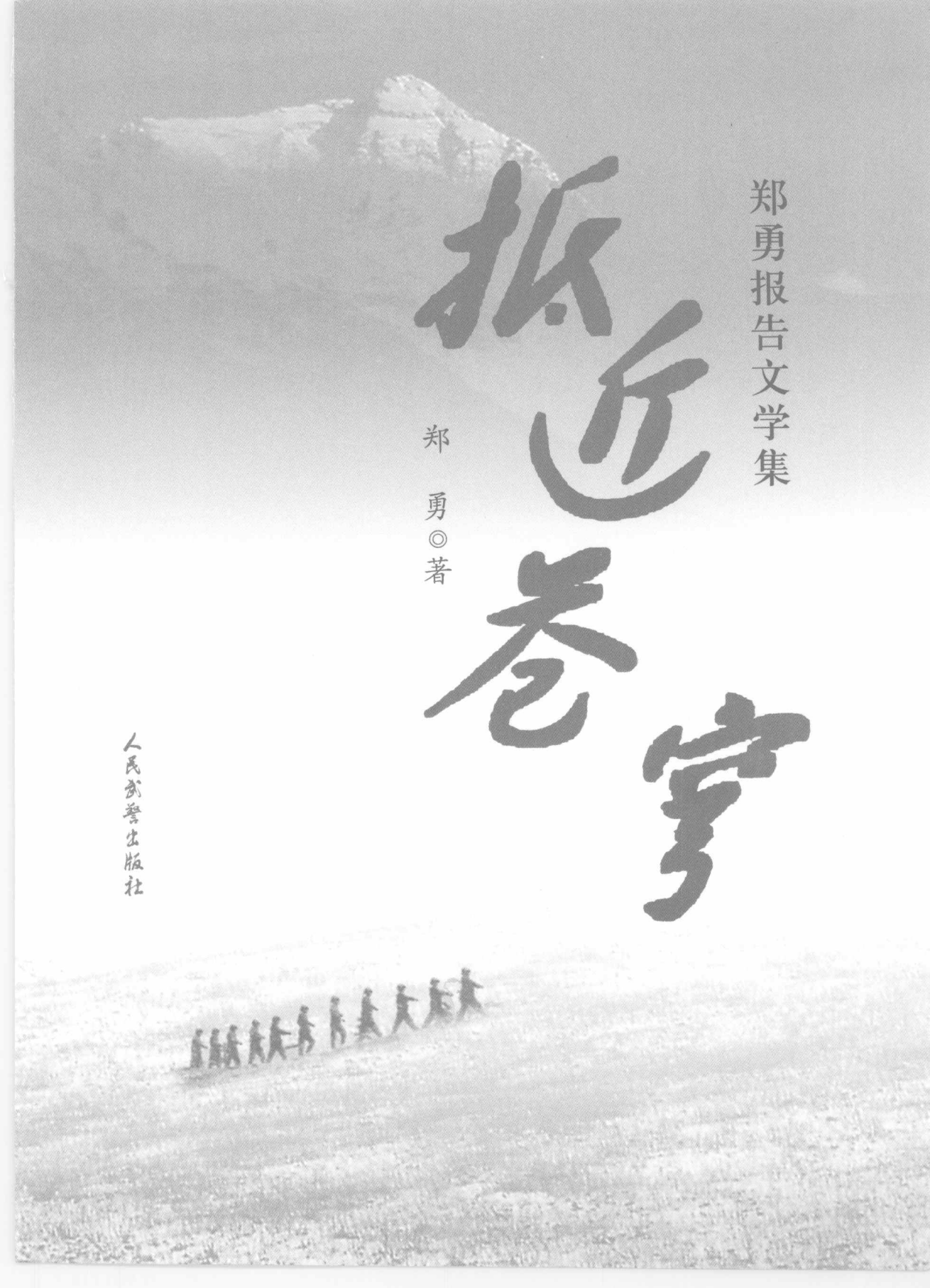

抵近卷宇
郑勇◎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郑勇报告文学集
抵近卷宁
郑 勇◎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抵近苍穹

郑 勇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8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抵近苍穹/郑　勇著.—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80176-303-7

Ⅰ.抵…　Ⅱ.郑…　Ⅲ.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4776 号

书名:抵近苍穹

著者:郑　勇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100089)

(发行部电话:010-68795350,68471803)

印刷:北京毕诚彩印厂

开本:1/16

字数:2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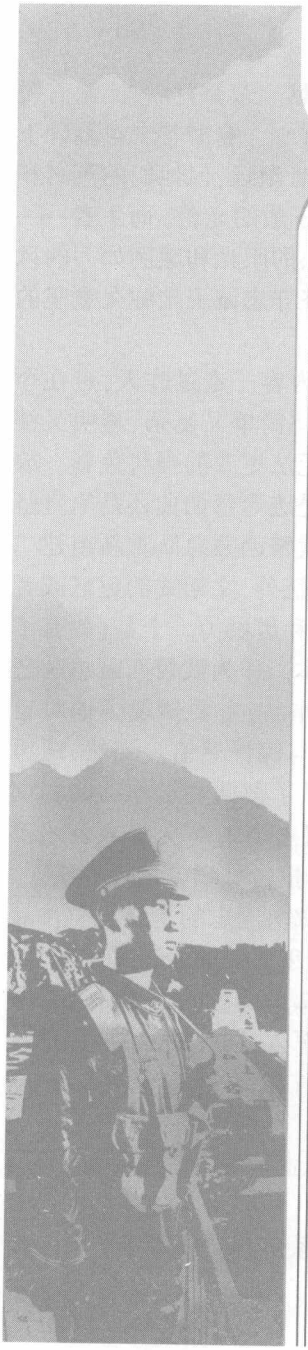
印张:20.5

印数:1-5000

版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执着的坚守

——序郑勇报告文学集《抵近苍穹》

郭毅力　亢进忠

西藏，高天厚土，神奇美丽。在这片离太阳最近的广袤土地上，雪山纵横，冰川密布，戈壁飞沙，江河奔流，大自然尽情演绎并放大着一种被称为壮美的景观。如果说气候恶劣是“世界屋脊”的名片，那么条件艰苦则堪称“生命禁区”的标签。

就人的本能而言，趋利避害或者说追求舒适、拒绝艰辛，是最正常不过的选择。然而，也有循艰苦而来，坚持苦中建功业、苦中做奉献、苦中创辉煌的特例。比如武警西藏总队这个英雄的战斗集体，自1983年重新组建以来，始终扎根雪域高原，一路高喊并实践着“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口号，由小到大，从弱至强，全面建设日益规范，成绩喜人，圆满完成了以执勤处突和反恐为中心的各项任务，为维护西藏社会稳

作者郭毅力、亢进忠系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政治委员，武警少将警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定、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荣誉背后，流淌着锐意拼搏不懈奋斗的汗水和绿色青春的殷红鲜血，响彻着来自墓碑下那些忠魂整齐划一、排山倒海的口令声。逝者渐远，但他们的英名和气节仍以冲锋的姿势，在历史深处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而生者——气势如虹前赴后继的生者，依旧在雄性炽热的阳光和凛冽如刀的风雪中坚守——坚守高原军人的神圣使命，坚守忠诚卫士弥久愈坚的恒远追求，钢枪紧握，目光如炬。

昨天、今天和明天，构成了时间的全部内容。走过昨天，走在今天，走向明天，一切事物包括人生的基本规律简单又复杂、透明又神秘、可感可知又难以把握，透着无法超越也无法更改的强势色彩。放眼前路，不能遗忘身后的足迹，无论那些足迹弯弯曲曲还是笔直坚挺，都有许多值得铭记、不能忘怀的东西。武警西藏总队重新组建二十五年来的发展历程，除了靠大脑和资料记忆外，文学式的记忆或者说再现，应当更形象、更直观，也更具亲和力和震撼力。于是，就有了郑勇同志那些讲述高原武警故事的文学文本。作为武警西藏总队之一员，郑勇同志已发表的六十多万字文学作品，主要体现了他对自己赖以生存和成长的战斗集体的高度关注与深厚感情。当然，郑勇同志的文学作品对社会题材也有涉猎，彰显了部队文学作者的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意识。但这个话题显然超出了本篇文字的表述范围，在此不作赘述。这里仅就郑勇同志这部报告文学集谈点看法。

如果说军旅文学也有地域之分，那么郑勇同志的军旅文学作品大概可冠以西藏军旅文学的称谓。然而，似乎又并非纯正军旅文学，其间还暗含了警察文学的某些特征。这与郑勇同志的职业特性正好不谋而合。郑勇同志作为武警部队序列的军人，同时兼具警察身份，其作品包容军旅文学和警察文学的特性，当在情理之中。也许，把郑勇同志创作的军旅文学称为西藏武警文学，可能更贴切一些——毕竟，郑勇同志笔下反映得最多的，还是高原武警官兵生存、生活、训练、执勤、处突等方面的内容。

这部报告文学集收录的七篇文章，均系郑勇同志近年发表的作

品。除一篇属公安题材发表于《啄木鸟》外，余皆反映武警西藏总队官兵牢记使命、扎根高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发表于武警部队惟一纯文学杂志《橄榄绿》。当然，报告文学不是事迹材料，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其深度、广度、力度、可读性和文化含量，都是中规中矩的事迹材料无法相比的。通观本书收录的几篇报告文学作品，郑勇同志以饱蘸感情、浓淡相宜的笔墨，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高原卫士生存、生活、训练、工作状况作了认真而理性的叙述，颇为精到也颇为感人。特别是武警题材的六篇作品，四篇获“《橄榄绿》好作品奖”，其中，《抵近苍穹》并获“第七届武警文艺奖报告文学一等奖”，与《扎安这个兵》一同被收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三个代表旗帜下”丛书之《忠诚卫士礼赞》，《跨越生命的海拔高度》被收入武警部队政治部编的《为了历史的重托》，《太阳吉祥》被收入武警部队政治部编的《中国武警忠诚卫士风采录》，扩大了作品受众范围，使更多读者更真切地了解和认识了西藏武警这个英雄群体的悲壮与雄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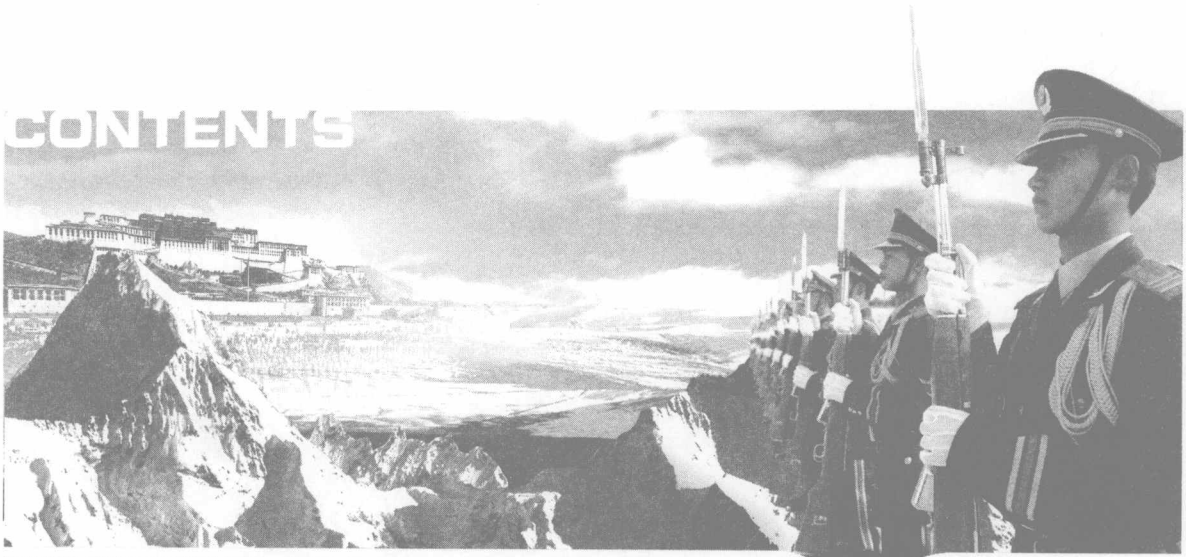
艰苦奋斗，这个并不新鲜的词语，大概是郑勇同志这几篇报告文学赋予武警西藏总队官兵最直接最崇高也最无可奈何的精神品格。换言之，郑勇同志这几篇报告文学，主要展示了武警西藏总队官兵的艰苦奋斗历程和艰苦奋斗精神。都说西藏艰苦，究竟艰苦到什么程度，高原武警官兵有最深切的感受。年均两三个月无霜期带来的严寒、仅及海平面50%至60%的含氧量、几百公里不见人烟的孤寂、地处偏远交通不畅造成的封闭、雪崩泥石流滑坡塌方潜藏的威胁……面对常人无法想象更无法承受的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一茬茬高原武警官兵如何生存、如何训练、如何学习、如何执勤、如何保持内部团结稳定、如何不断提高战斗力水平、如何与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同甘共苦共奋进、如何为建设平安和谐富强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贡献最大力量，面对这林林总总的问题，高原武警官兵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不是用嘴，而是用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以苦为战的实际行动。置身艰苦环境，他们用挑战极限、挑战自我、挑战痛病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歌声嘹亮、步伐铿锵，忠实履行着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神圣使命。这些实际行动产生的效果，是西藏日益稳定的经济社会形势，是西藏人民越来越美满的幸福生活，是永远飘荡在雪域高原上空的一朵朵祥云。郑勇同志这几篇报告文学，客观地记录了他的战友们平淡、平凡而又感人至深、撼人心魄的军旅人生。在武警西藏总队官兵用实际行动描绘的画卷中，忠诚毫无疑问是不变的底色和意境。正是有了这样的底色和意境，他们才背负霜雪、肩挑道义，在雪域高原筑起祛邪逐恶的铜墙铁壁，筑起人民群众的安全屏障。作为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武警西藏总队凭借艰苦卓绝的战斗和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充分信任，赢得了“处突铁拳”、“维稳尖刀”、“人民生命财产保护神”等一系列美誉。有了这些美誉，再多的艰辛苦楚他们都能坦然承受，再繁重艰巨的任务他们都能圆满完成！

如果说武警西藏总队是一座山，那么郑勇同志这几篇报告文学作品相当于用摄像机拍摄了一个角落；如果说武警西藏总队是一片海，那么郑勇同志这几篇报告文学作品相当于从大海里取出的几滴水。高原武警官兵火热的生活，要指望一部报告文学集全部反映出来，显然不太现实。不过，文学即人学，决不会看不见社会的发展进步。相信郑勇同志或者其他文学作者的目光和键盘，都必将锁定武警西藏总队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进步。

衷心希望郑勇同志能在一如既往坚守岗位圆满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继续坚守文学阵地，继续关注西藏、关注警营、关注用青春乃至生命默默践行忠诚誓言的广大高原武警官兵，以更深厚的感情和更精细的笔触，创作出更好更多为广大读者认同并喜爱的主流文学作品。

2008年8月



目录

执着的坚守
——序郑勇报告文学集《抵近苍穹》
郭毅力　亢进忠 …… 1

抵近苍穹 …… 001
极地雄风 …… 046
向着太阳升腾 …… 106
跨越生命的海拔高度 …… 169
太阳照彻八廓街 …… 206
太阳吉祥 …… 256
扎安这个兵 …… 306

后记 …… 319



<<<<<< 抵近苍穹

Di Jin Cang Qiong

我们将要走进的这个地区叫阿里，有34.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是全国海拔最高、空气含氧量最低、地理位置最偏远和迄今为止，全国惟一没有正式公路、惟一不通长途客车的地区。

我们将要认识的这个战斗集体叫武警西藏总队阿里地区支队，组成这个绿色方阵的，是一

群屹立在“世界屋脊的屋脊”、坚守在“生命禁区”、紧握钢枪直抵苍穹的铮铮汉子。

黑色的阿里之旅

逶迤绵延的雪山在车窗外缓缓向后滑行，呜呜吹刮的狂风不断震荡着耳膜，一股浓烈的尘土追着车屁股跌跌撞撞地滚向草甸深处。汽车驶过两三百公里后，偶尔能在路边看见一座低矮的藏式民房，接着又是荒无人烟的草原、戈壁、雪峰、冰川……



我奉命前往阿里，调查并撰写阿里支队党委先进事迹。同行的有总队新闻记者站站长姚幼林和达瓦雅杰、常均两名记者。离开拉萨前，曾去过一次阿里的姚幼林郑重其事地问我：“遗书写好没有？”我说：“开什么玩笑？没那么恐怖吧？”姚幼林正色道：“信不信由你。不过，我劝你还是交待一下后事——没这个思想准备，万一……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便不敢懈怠，赶紧写好人生第一封遗书。

还没驶出拉萨市区，一辆“桑塔纳”斜冲过来，挡住我们的去路。“你们是去阿里吗？”从“桑塔纳”上匆匆走下总队司令部一位参谋，趴在车窗边问。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一脸兴奋：“太好了，那请你们帮忙捎个人走吧。这是阿里支队副政委刘正章的妻子魏秀彬，从四川老家来到拉萨已经8天时间了，一直没找到去阿里的车。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于是，此去阿里，包括驾驶员在内，我们一行就成了6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5个小时后，车到日喀则。再往前，便开始进入非正式公路。性能还算良好的“丰田4500”越野车，又称“沙漠王子”，一路碾沙石，过草地，翻雪山，越冰河，朝着阿里的方向挺进。

越往前走，西藏西部高原的粗犷、凄清、苍凉之“美”就越发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沙漠王子”扬起一路尘烟，行驶在漫无边际的雪原上，如同一只小小的孤舟漂荡于茫茫大海。我们不由得不喟叹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和卑微。

道路崎岖难行，车胎不时被坚硬的冰块或石头扎破。从拉萨到阿里，1800公里路程，我们总共换了20次车胎。后来听说离28次的纪录还差得很远，所有的沮丧立即就变成了庆幸：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

在一座海拔约6000米的山顶，5个备用胎中的最后一个也“嘭”地一声炸裂开来，驾驶员异常懊恼地踢了破车胎几脚，说：“再坚持80公里就有人烟了，偏在这鬼地方全部罢工，咋办呢？”无奈，我们只得自己想法。好在还有一个内胎，驾驶员取出一只自行车充气用的气筒，除女士外，5个人在寒风中冻得长淌着鼻涕，轮流给换上新内胎的车胎打气。海拔太高，氧气少得可怜，我们全累得像被扔到岸上的鱼一样拼命张大了嘴猛喘粗气，差不多抽动了2500多次气筒，车胎终于膨胀起来。

缓过劲后，我们开始对阿里高原的冷酷无情破口大骂。刘副政委的妻子魏秀彬说：“多亏我们还有这么多人哟，要不然，那可就惨了。”接



着，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发生在西行阿里途中的故事——

几年前，阿里支队参谋长吴中全、后勤处助理员唐兵和士官许军三位同志的妻子结伴去阿里探亲。她们一同从四川成都出发，乘坐飞机来到西藏后，闷闷地住在拉萨，却一直找不到一辆开往阿里的车。

烦躁情绪和企盼见到丈夫的急切心情，在三位军嫂心中日益膨胀。这样下去怎么是好？她们不得不分头出击，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每天在拉萨的大街小巷中穿行，到处寻找去阿里的便车。半个月后，好不容易才联系到一辆去阿里拉运硼矿的卡车。但司机说出的车费却是个天价——每人1000元。这太贵了吧？三位军嫂面面相觑，不坐吧，那谁知道还得等多久才能遇上便车呢。没有别的办法，她们咬咬牙，忍痛交了钱上路。但卡车不争气，一路摇摇晃晃、修修补补，还没走出日喀则地界，就彻底趴窝了。

那是一个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除了荒凉的雪山和呼啸的寒风，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存在。到了晚上，三位军嫂又冷又饿，恐惧感油然而生，禁不住相互拥在一起失声痛哭。等到第三天，终于有一辆从后面过来的车要去阿里。司机正好是阿里人，听说武警支队三位同志的妻子被困在了路上，二话没说就让她们上了车。

寒风凄厉，阳光猛晒。蹲在大车厢里的三位军嫂，脸颊被强烈的紫外线灼得生疼，可耳朵和手脚却又冻得毫无知觉。当然，这时候她们什么也顾不得了，只要汽车还在向着丈夫服役的地方前进，她们心里就知足了。

第四天，又陷了车。好在前面不远处就有游牧村庄，司机毫不犹豫地领着她们投奔藏族群众而去。不料，强忍着高原反应的三位军嫂竟然都闻不惯酥油和生牛羊肉的气味，一走进帐篷就开始恶心、呕吐，茶饭不思。吴中全的妻子更是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后来鼻血又莫名其妙地长流不止。那种痛苦难耐的滋味，使她们真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闯进了地狱。此时此刻，在她们心中，阿里首府狮泉河镇竟成了“最美妙的人间仙境”。只有尽快赶到狮泉河镇，见到自己的丈夫，才能脱离“苦海”。

此后几天，她们就这样反复找车、陷车、找车。直到第11天，三位军

嫂换乘了九次车后，才千辛万苦地赶到支队。可是，她们的脸已经起皮，嘴已经破了，眼睛布满血丝。

参谋长吴中全的妻子一下车就摇摇晃晃地扑过去，紧紧抱住吴中全嚎啕大哭，边哭边喊："转业，你马上给我转业！中全啊，我求你了，转业吧，不要再让我吃这份苦了，我也是人啊……"

这一幕让在场的每一名官兵都禁不住泪如泉涌。

这个故事，同样让我们鼻翼发酸，眼眶潮湿。一时间，"沙漠王子"内变得寂静无声，只有无尽的风声在车窗外呜咽不止。

终于进入阿里地界，夜宿海拔 4900 余米的措勤县中队，不用再靠吃干粮和喝矿泉水解决饮食问题了，我们心里都升起一种"到家"的感觉。但是，和我同住一间接待室的姚幼林终于无法忍受高原反应的折磨，夜半时分，突然高烧不止，头疼欲裂，一个劲地说："完了，我可能要死了！你回去对我老婆说……"



中队干部急忙打着手电赶到县人民医院，请来医生对姚幼林实行紧急抢救。至次日清晨，姚幼林的病情终于有所缓解。然而，听着他痛苦的呻吟声，我却再也无法入睡。

看着挂在姚幼林手上的输液针管，我想起了1950年解放军“解放阿里先遣连”在阿里的惨烈遭遇。136名官兵到达阿里后，由于道路被风雪所阻，后续部队和给养断绝，部队很快陷入无粮、无盐、无药和无御寒物资的生存危机。官兵们饥寒交加，病痛缠身，相继全身浮肿、溃烂、流脓。十个月后，大部队开进阿里时，先遣连已经有56位官兵在大自然的残酷面前轰然倒下。

阿里高，
阿里远，
阿里的艰苦吓破胆。
……

在阿里，我经常听到这首古老的民谣。汉语和藏语两种版本的吟唱，都透着一种苦涩和无奈。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阿里支队支队长尼玛扎西回忆起他在探亲途中那段惨烈遭遇，仍然禁不住心惊胆寒。

1989年1月，时任排长的尼玛扎西第一次踏上回家探亲的路程。远离亲人7年多时间，他急切的心情早已飞回了昌都地区那个遥远的藏族村庄。他要通过的是一条从西藏最西部到最东部的道路，从地图上看，几乎横穿了整个西藏。尼玛扎西在街上寻找了12天时间，好不容易有一辆“五十菱”大货车要到昌都。他带上能吃7天的干粮，抑制不住满心狂喜，挤上车厢，同28名地方老乡一道，一路狂吼着粗犷的藏族歌曲离开了狮泉河镇。

天空风啸雪舞，路途坎坷难行，货车以不足15公里的时速蜗行向前。这般缓慢的节奏，对急着回家的尼玛扎西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灵的折磨。好在头四天还算顺利，慢是慢点，但货车毕竟离狮泉河镇越来越

远而离昌都越来越近。到了第五天,形势陡转直下,磨难接踵而至。

深夜,货车在奇滑无比的冰雪路上磨断了两副防滑链后,一头朝山下扎去。好在有大雪阻挡,货车呈30度斜角翻于雪山顶上。狂风歇斯底里地在天地间奔突,大如拳头的雪团翻卷着砸落下来,整个世界在暗夜里散发着惨白的亮光。司机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大家就知道前行无望了。于是各自寻了地方,在冰雪中就地睡了起来。

由于高原反应和刺骨寒气无休无止的袭扰,这一夜尼玛扎西睡得极不踏实。次日清晨,他早早地翻身起来,发现除了半个车顶,眼前只剩下一片银白的光芒。这地方若是独自一人,岂有活命的机会?一阵莫名的恐慌袭上心头,尼玛扎西拼命呼喊着他熟悉的几个人的名字:"顿珠次仁、其美,你们在哪里啊?"然而,除了风吼雪啸,没有人回应他。尼玛扎



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雪地上晕头晕脑地疯转。不料这一转竟一脚踢出一个人来,再转,又踢出了另一个人。半小时后,被深埋在积雪下面的人们一一冒了出来,尼玛扎西这才赶走了惊慌,破啼为笑。大家齐心协力将车上的货物卸下来,把车推上正道,再装上货物,爬上车厢,继续开进。

冰雪越来越厚,道路越来越难走。从这一天开始,尽管他们严格按照藏民族的信仰和风俗,每过一座大山,都齐声高吼着向山神祈求平安;每看见一个玛尼堆,都下车围着它绕行三圈,但仍然是一路爆胎、一路陷车、一路惊险,日均行程不超过 100 公里。

一群粗犷豪爽的男人女人继续地做床、天当被,风餐露宿,昼行夜伏。携带的糌粑面和牛羊肉逐渐减少,大家不得不日益削减饮食的定量,在风雪中同越来越强烈的饥饿感作顽强斗争。

第 10 天,开始断粮,所有的人都只能依靠积雪充饥。

第 11 天,货车轮胎全部报废,所有汽油全部耗尽。而此时距人烟最近的地方——22 道班,还有 50 公里左右的路程。死亡的阴影在四周徘徊,生的希望像一只诱人的苹果悬在遥远的前方……

第 17 天晚上,当尼玛扎西倒在 21 道班门口时,道班工人看到的尼玛扎西已经变得骨瘦如柴,双眼红肿,面部紫黑,满脸胡须,由于长时间吃雪而溃烂的口腔和露出了白骨的双手……

第 21 天,车到拉萨。

第 28 天深夜,尼玛扎西敲开了在昌都镇工作的姐姐的家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